

周秦漢瓦當

徐錫台 樓宇棟 魏效祖

文物出版社

周秦漢瓦當

徐錫台 樓宇棟 魏效祖

文 物 出 版 社

資源
如
知
PDG

书名题字 王 修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编辑 赵铁华

周 秦 汉 瓦 当

徐锡台 楼宇栋 魏效祖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京市顺义县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16开 印张: 24.5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0-0053-0/K·21 定价: 15元

新华书店
PDG

周秦汉瓦当概述

徐钊台 楼宇栋 魏效祖

我国的古代建筑是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发展起来的。瓦是覆盖建筑物屋顶的用材，瓦当是筒瓦的瓦头，可以使屋顶檐部的椽头免受风雨侵蚀而延长建筑物的寿命。瓦当又是美化房檐的一种装饰构件。在金碧辉煌或庄严肃穆的高级建筑物上，若饰以制作精良、图象优美、文字遒劲的瓦当（有的瓦当面上还涂以朱红或白垩），不但装饰了房檐，更增添建筑物的绚丽和光彩。

屋顶的倾斜度是由防水的实用功能所决定。预防雨水浸腐，是木构架建筑特别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为了保护柱网和外围版筑墙不受雨水冲刷，所以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大都采用较大的出檐，但出檐过大必然妨碍室内采光，而且一旦碰到雨季，若让屋顶下泄的雨水直泻而下，易将台基附近地面冲毁。为了解决上述矛盾，汉代已出现微微向上反曲的屋檐，晋代创造了屋角反翘的结构，产生了举折，使建筑物上部形体庞大的屋顶，衬现出轻巧活泼的形象。而划分屋顶与屋身之间的结构线，则由圆形的筒瓦瓦当与半圆形的板瓦滴水连成一条流畅纤丽的横向断波线。断波线的波槽与瓦楞衔接，向上把视线引向屋脊，向下与椽口、斗拱、额枋、雀替、扁额的彩画形成一个富丽而含蓄的多层次装饰区，与屋身檐柱、门、窗以及门窗的附属装饰，如单步梁、双步梁、门窗花心等一整套装饰相互呼应，形成富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建筑艺术格调。在这一系列建筑装饰构件中，斗拱处于不受光的暗面，屋身装饰处于中间明暗的位置，而瓦当则处于最明显的受光地位。由瓦当和滴水组合而成的横断线，处于迎光的斜面屋顶与光线受屋顶遮掩的屋身垂直面的交界处。古代艺师们为了美化建筑物，将屋顶檐口的瓦当施以图象、图案或文字，起到了理想的装饰效果。见微而知著，从瓦当这种小小的建筑构件的装饰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师的艺术创见。

陕西考古中所发现的瓦

三十多年前，人们多数认为以瓦覆盖屋顶始于秦。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开始，科学的考古发掘蓬勃发展，于陕西沔河西岸的客省庄、扶风县的黄堆等地曾发现过西周时代的瓦，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六十年代起，于沔河东岸的上泉北、洛水村等地发现的西周瓦日益增多，岐山县的礼村、董家，扶风县的康家等地，也陆续发现了西周瓦。七十年代，发掘了原属西周国都岐邑范围内的典型遗址，如岐山县的风雏村和扶风县的召陈村，有更多的西周瓦的出土。西周瓦的大量发现，修正了人们对瓦起源于秦的看法。

凤翔县雍城遗址内曾发现过春秋秦的瓦。战国秦的瓦在凤翔雍城遗址、咸阳秦都遗址、栎阳遗址、阿房宫遗址、临潼鱼池遗址都有大量发现。秦的瓦，在凤翔雍城遗址、咸阳秦都遗址、阿房宫遗址、临潼秦始皇陵以及其它秦离宫所在地，也有大量发现。雍城遗址、咸阳秦都遗址、阿房宫遗址，都经过科学发掘，瓦的出土层位明确。西汉时期，瓦的使用更为普遍，不但汉长安城内的宫殿、官署、亭台等建筑普遍施瓦，而且各地如淳化县的林光宫、甘泉宫，渭南华阴县的华仓，以及各处地主住宅建筑、礼制建筑、陵园建筑也普遍用瓦。瓦的出现标志着建筑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瓦是瓦当的本体，所以对瓦的质地、形制、制法、装饰、瓦文作一定的分析不是无益的。

（一）质 地

自西周至西汉，制瓦的用料多采用一般黄土，很少掺入沙子。西周时期，大部分瓦的火候都很高，质地坚硬，呈铁灰色。只有少数瓦火候较低，瓦胎有红褐色和黄灰色的，有的表面呈黑色，易碎。秦汉时期的瓦，火候也很高，质地坚硬，呈铁灰色，色泽表里一致。

（二）形 制

西周的瓦，因时代早晚不同，其大小、形状、厚薄各异，并有板瓦和筒瓦之分。据岐山县风雏村和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建筑遗址的发掘得知，板瓦和筒瓦都分大、中、小三种。早期筒瓦似尚未带瓦当。筒瓦长度一般在24—25厘米之间，厚度为0.9—1.6厘米。多数具有子母口，纵切面呈“⌒”形者出现于西周早期，呈“一”形者则在西周中期或偏晚。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了带瓦当的小型筒瓦。召陈村还出土过一种大型筒状瓦，沟面饰瓦环，前后的宽度差别很大，长70厘米，可能是覆盖屋脊用的。板瓦有弧形、槽形两种。弧形板瓦多呈梯形，前宽厚，后窄薄，有的有瓦钉，有的有瓦环。瓦钉分秃锥状、圆柱状和蘑菇状三种，后两种的瓦钉上多饰以绳纹。早期瓦钉往往较短。一瓦

之上有一枚瓦钉的，位于瓦的中央；亦有双钉者，在近两端处。瓦钉有的在瓦外面，有的在瓦沟面。瓦环有圆体与方体两种，除部分圆体为素面外，余皆饰绳纹。这些瓦钉或瓦环，都是附加在瓦坯上的。板瓦长以40余厘米者居多，29—30厘米者次之，厚度与筒瓦大体相当。细绳纹小板瓦，仅见于召陈村遗址。槽形板瓦未见完整者，槽边高为1.7—3.0、厚1.3厘米左右，直角槽边呈弧形。沔阳遗址所出的弧形板瓦与周原遗址所出基本相同。客省庄西周晚期地层中发现的残瓦，断面呈“八”形，外面印横绳纹，里面折角处有圆柱状瓦钉，此瓦形状比较特殊（《沔西发掘报告》图版拾壹，1）。西周晚期的瓦，瓦胎变薄，瓦体趋小，逐渐向规范化过渡。

春秋秦瓦的形制与西周瓦差别不大，但未见细绳纹小板瓦。在凤翔豆腐村秦雍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完整的槽形板瓦，前窄后宽，里外皆拍印细绳纹，可作为此期的典型物，与西周槽形板瓦相同。筒瓦的子母口较西周筒瓦的子母口略长。

战国秦的板瓦，仍是前宽厚，后窄薄，且两端口沿略趋外侈，近似陶器的口沿。板瓦的长度多为60、宽40、厚1.5厘米左右。有少量长40厘米，而个别的大板瓦长达70厘米。筒瓦一般长60厘米左右，宽12—17厘米，个别亦有宽20、厚1.4厘米者。筒瓦前端边上，出现一道与瓦弧一致的瓦线，后端的子母口更长，折棱向外突出，扣尾向上微挑，有的扣尾平直不挑。有的筒瓦上出现直径1厘米的钉孔。槽形瓦唯一的变化是槽边折成直角，折棱明显，且瓦体变小、变薄，数量仍然很少。

秦代的板瓦前宽厚、后窄薄的现象并不明显，两端几乎平直，呈长方形。筒瓦的变化则反映在子母口的扣尾内收。

西汉的板瓦和筒瓦皆略趋变小。最大的板瓦长53.5、宽37—45厘米，小的长宽16.5—17.2厘米之间。筒瓦长48—52、宽14—18厘米之间。

（三）制 法

自西周至西汉，瓦胎制作皆用泥条盘筑成圆筒，然后切开。西周早期，在切割前先抹光一道切缘，然后用绳勒割，断面留下了弧形波痕，亦有用竹刀或木刀切割的。西周晚期，瓦胎上不施切缘，一次切透，切面平整光滑。另外，早期弧形板瓦因两端拍印绳纹，迫使泥胎向两边挤出，为了使瓦面基本平整，用刀削去挤出部分，刀痕十分明显。在春秋秦和战国秦时期，板瓦用刀由里向外切，筒瓦则由外向里切，皆不切透。春秋秦时有部分筒瓦用等距间隔切割法，在切缘部位间隔透切，每刀间留2厘米宽不切，切缘好象是画的一道虚线。秦汉时，瓦的制法与战国秦无大区别。

(四) 纹 饰

西周板瓦外面及两侧都饰细绳纹,有的瓦沟面也饰以绳纹,中期以后的绳纹较早期的更细。晚期板瓦,有一种饰有规整的绳纹,以两道弦纹分隔,瓦前加刻弦纹,侧面刮一条浅槽。槽形板瓦的绳纹有饰于瓦面的,亦有施于瓦背的。大型筒瓦的纹饰有两种:一种是瓦面饰细绳纹;另一种是绳纹上加划双线三角纹,并抹光划纹内的绳纹。中、小型筒瓦瓦面以绳纹作地,再加划黼黻纹。晚期筒瓦除以绳纹为主外,又抹光部分绳纹成宽带纹,宽度不等,与绳纹相间,有的呈直带形,有的呈折带形,有的在绳纹上再加饰雷纹或三角纹。板瓦和筒瓦的外侧多拍印绳纹。

春秋秦的瓦面纹饰与西周晚期的基本雷同。战国秦的板瓦,表面饰细绳纹,也有少量背面饰麻点纹的,两端有抹光部分。筒瓦两端亦抹光,于绳纹上加几道划弦纹,筒瓦表面多饰细直绳纹,两端各有10厘米左右抹光部分,背面皆为麻点纹。

秦及汉初,板瓦有饰细绳纹的,亦有饰粗绳纹的,筒瓦皆饰细绳纹。较粗的绳纹,其绳痕较浅,直行而呆滞者,行于秦;绳纹较深,斜行而流畅者则秦与西汉初皆有。西汉中期之后,绳纹更粗,内饰麻布纹。板瓦两端的抹光部分不尽相同,有的宽6—7厘米,有的只抹去二、三指宽,绳纹痕迹隐约可见。至西汉晚期,板瓦两端已无抹光部分,直至东汉都是如此。汉代板瓦饰粗绳纹,但筒瓦绳纹比板瓦绳纹细一些。筒瓦两端依然抹光,亦有不抹光的。筒瓦阴面,秦时除饰以麻点纹外,开始出现布纹,至汉代布纹已普遍流行。

(五) 瓦 文

西周瓦上始见文字,有象召陈村遗址所出的“三”、“四”、“五”、“六”、“七”、“三三”、“三四”、“丁”、“丁二”、“丁五”、“巳”、“”、“”、“”等瓦文;凤雏村遗址除发现上述瓦文外,还出现了“田”、“周”等瓦文。春秋秦瓦上有“五”、“六”、“七”、“八”、“四”、“十四”、“屯”、“火”、“上”、“下”等文字。文字皆刻写于绳纹之上,书体与金文相似,笔划纤细。战国和秦的瓦文,在咸阳秦都遗址发现较多,临潼秦始皇陵陵园遗址次之。此期瓦文以戳记形式出现者居多。板瓦一般在瓦的里侧印文,筒瓦则印在瓦前端抹光部分的右侧,字数为一、二、四、六不等。以印文为主,刻文极少;阴文居多,阳文较少。书体以小篆居多;隶体与篆隶之间者次之。戳记瓦文目前发现甚多,现将典型的戳记瓦文分类统计列成表一和表二,供研究者参阅。在秦始皇陵西侧的刑徒墓中,曾出土过十八件刻字瓦片,十六件刻于残板瓦的内侧,刻于筒瓦内侧和外侧者各一片。小篆字体,刚劲有力。瓦文详见表三。

表一 秦中央官署制瓦业的瓦文分类

官署	瓦文	字体	所在物	出土地点	备 注
左	左司空系	小篆	筒瓦	秦始皇陵	
	左司	小篆	筒瓦 板瓦	秦始皇陵	LNY 9号
	左司高瓦	小篆	筒瓦	秦始皇陵	LXGY 90号
	左司月瓦	小篆		秦始皇陵	LBYY
	左司洞瓦	小篆		秦始皇陵	
司	左司嬰瓦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左司堪瓦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左司堪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左司春瓦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左禹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LBYY
	左頽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LBCHY 4号
空	左春	小篆	筒瓦	秦始皇陵	
	左情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左胡	小篆	板瓦	秦都咸阳一号宫殿	
	胡	小篆	板瓦	秦都咸阳一号宫殿	
	左贝	小篆	板瓦	秦都咸阳一号宫殿	
	贝	小篆	板瓦	秦都咸阳一号宫殿	
右	右司空尚		板瓦	秦始皇陵	LXGY 45号
	右司空嬰		筒瓦	秦始皇陵	LDY 16号
	右司空系		筒瓦	秦始皇陵	LXGY 61号
	右司空御		板瓦	秦始皇陵	LBCHY 6号
司	右司		板瓦	秦始皇陵	LDY 5号
	右桥瓦			秦始皇陵	
	右穴		板瓦	秦始皇陵	LXGY
	右窗		瓦	秦始皇陵	
	右齐			秦都咸阳一号宫殿	LXGY 65号
空	右师		板瓦	秦始皇陵	
大	大匠		板瓦	秦始皇陵	LXGY 98号
	匠		板瓦		LBYY
	大		筒瓦	秦始皇陵	
	大瓦	小篆	筒瓦		
匠	大遯		板瓦		

官署	瓦文	字体	所在物	出土地点	备 注
寺 水	寺水 寺 寺系 寺嬰 寺顛 寺視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筒、板瓦 脊、筒瓦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LXGY15号 LXGY2号
宮 水	宮水 宮水壺 宮春 宮達 宮泐 (宮)示 宮𠂔 (宮)款 宮瓦 宮甲 宮丁 宮戊 宮寅 左宮 右宮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小篆	板瓦 筒瓦 板瓦 筒瓦 筒瓦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阿房宮遺址 秦始皇陵 阿房宮遺址 阿房宮遺址	LBYY LXGY49号 LXGY 77LYX·A·G57号 LBYY75号 LBYY37号 LBYY12号
大水	大水	小篆	筒瓦、板瓦	秦始皇陵	LXGY13号之一
左水	左水 左水疾	小篆 小篆	板瓦、筒瓦 板瓦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LXGY13号之二
右水	右水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北司	北司	小篆	板瓦	秦始皇陵	LXGY14号
其 它	安 未 璽	小篆 小篆 小篆	筒瓦 板瓦 板瓦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	LBCHY3号

*此表据《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90—92页改制

表二 秦民窑制瓦业的瓦文分类

地名	瓦文	字体	所在物	出土地点	备注
咸里	咸芮里喜	小篆	板瓦	秦都咸阳遗址	见《文物》1976年第11期
	咸卜里喜	小篆	板瓦	秦都咸阳遗址	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表三 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地出土瓦片上的瓦文

编号	瓦文	标本号
1	东武罗	77CM14第96号坑
2	东武徼(遂)	79CM14L第32号坑
3	赭榆距	
	东武居赏上造庆忌	79CM14C第19号坑
4	东武不更所咨	79CML第33号坑
5	东武东闲居赏不更眡(睢)	79CM14第52号坑
6	东武宿契	79CM14L第33号坑
7	博昌去(疾)	79CM14第70号坑
8	博昌居此(赏)用里不更余	79CM14第53号坑
9	杨民居赏大(教)	79CM14L第19号坑
10	〔杨〕民居赏公士富	79CM14第51号坑
11	杨民居赏武德公士契必	79CM14L第32号坑
12	平阴居赏北游公士滕	79CM14L第19号坑
13	平阳驛	79CM14第50号坑
14	赭榆得	79CM14第54号坑
15	闾(兰)陵居赏便里不更牙	79CM14第49号坑
16	嫪(邹)上造姜	79CM14第55号坑
17	…〔居〕赏□□更□必	79CM14L第70号坑
18	〔赏〕…〔槽〕(赏)…(不)更〔滕〕角	79CM14L第10号坑

二 陕西考古中所发现的瓦当

陕西是周、秦、汉都城所在地，离宫别馆遍于三辅，故出土瓦当亦冠全国。

近三十六年以来，各典型遗址内出土的瓦当层出不穷。尤为可喜的是，在扶风县的召陈村、岐山县的礼村等周原遗址中，都出土了西周时期的半圆形瓦当，凤翔县豆腐村、铁沟村、马家庄雍城遗址中出土了春秋秦的半圆形瓦当，以及凤翔高王寺、西安洪庆堡、咸阳长陵附近等地出土的战国秦的半圆、圆形瓦当，使我们对瓦当的发生及其使用起始，增添了新的认识。战国秦的圆形瓦当，在凤翔雍城遗址范围内，临潼县的栎阳和鱼池，咸阳秦都范围内，以及阿房宫遗址中，都有大量出土。尤其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大型圆形瓦当和几何纹半圆形瓦当，引起了考古界极大的兴趣。西汉的长安城、甘泉宫（淳化县境内）、渭南华仓（华阴县境内）等遗址，以及太陵、长陵、茂陵、杨陵、渭陵、云陵、平陵、杜陵、义陵等汉代帝陵陵邑范围内，出土瓦当更为普遍。从而，使我们对西周至西汉的瓦当的认识日趋完善，对它们的断代，也有了地域和地层上的依据。现对已收集到的周、秦、汉瓦当略作分析如下：

• （一）质地

因瓦当是筒瓦的瓦头部分，故其用料、火候、色泽和前述各代筒瓦相同。

（二）形制

瓦当分为半圆形和圆形两种。还有一种特殊的是大半圆形的。根据召陈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发掘，得知从西周中期开始已出现了半圆形瓦当。战国秦开始出现圆形瓦当，与半圆形瓦当并行，但圆形瓦当渐占优势。西汉中期以后，半圆形瓦当才渐次消失，圆形瓦当居主导地位。瓦当由半圆形演变为圆形，既改进了瓦当的束水功能，又为丰富瓦当装饰纹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是建筑史上必然的趋向。

（三）制法

起于西周中期直至战国秦的半圆形瓦当，大致是先制成圆形瓦头，然后再在其上盘筑成圆筒体，用细绳勒割两半即成。秦汉时期的半圆形瓦当，或也有用竹（木）刀切开的。

战国秦及其以后的圆形瓦当，有的先模制瓦当心，然后粘在筒瓦体上，这种制作工序，从瓦当背面结构上清晰可辨，咸阳牛羊村所出战国秦瓦当范可作佐证。而多数圆形瓦当的瓦当心和边轮是一次范成的，然后接于筒瓦体上。

（四）纹饰

西周半圆形瓦当，其纹样有三种：大型半圆形瓦当，在边轮内饰一周重环纹，中心又横饰重环纹；中型者，边轮内是三周弦纹，再饰重环纹，中心为同心圆纹；小型者皆为素面。

春秋秦的素面半圆形瓦当和绳纹半圆形瓦当，在凤翔春秋秦的凌阴遗址内都有发现，秦都雍城遗址范围内的豆腐村、义鸣堡、铁沟村、

瓦窑头、高王寺、孟家堡、姚家岗、马家庄等遗址也都有出土。

战国秦早期的圆形瓦当的动物纹，以麋鹿、犬、獾、虎、马及各种鸟类为主要题材，晚期则出现少量的植物纹、云山纹和屋形纹，但素面较多。

战国秦的素面圆形瓦当数量极少，而其沿用时间直至西汉，在咸阳诸汉陵中都有所发现。图象圆形瓦当，在战国秦的早期写实性强，尤其是动物纹样，形象生动活泼，主题鲜明。单体的麋鹿形象，多作跃奔状，姿态变化多端；非单体形象，为了局部对称，如子母鹿图象圆形瓦当，子母鹿旁陪衬了一只幼鹿，顿时使图象生气盎然，既有强烈的对比感，又匀称协调，赋予人们以丰富的遐想和造型美的享受；奔鹿图象瓦当，则将鹿的机警的神态，善于奔跑的性格，刻划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夸张手法，使鹿颈赋有弹性，躯体矫健优美，充满了活力。还有卧鹿、鸣鹿、鹿犬雁鹳、猎人斗兽等图象瓦当，刻划对象形体逼真，造型活泼舒展，自由奔放。圆形瓦当的当面虽然被限制在直径仅有14—20厘米之间，但巧夺天工的艺师们通过简洁的手法，赋予人们以明快感和节奏感，仿佛这些生气勃勃的动物真的活跃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到了战国秦的晚期，瓦当的图象渐趋规范化、图案化，而且图案式的纹样日趋增多。这一时期的瓦当，一般将瓦当当面分成内圈（即同心圆）、外圈和边轮三大部分，再用单线或双线作为界格，将外圈分隔成扇形的四个空间，再在空间内布置图象或花纹图案。图象大致有夔凤、麋鹿、马、鸟、蛇、蟾蜍等等；花纹图案有旋涡纹、旋齿纹、S形纹、轮辐纹等等。此时，云纹崛起，种类有羊角形云纹、蝶形卷云纹、单云纹、双云纹、蘑菇形云纹、连云纹、桃形云纹等等，形式繁多。植物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纹样有葵纹、叶纹、花瓣纹等。内圈一般以单线、双线或绳索纹来表现，而内圈里的纹样，更是变化多端，样式繁多，或饰方格纹，或饰斜方格纹，也有饰蒂纹、树枝纹、曲尺纹、梅花点纹、小云纹者，尽管内圈里的纹样千变万化，其作用只不过是烘托外圈的主题纹样而已。内圈里也有只饰半突状圆球纹的，我们称之为乳钉状圆突。这是战国秦才开始出现的现象，可见内圈纹样虽只是陪衬纹样，但它的变化具有时代性，为我们判断瓦当的时代早晚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时的瓦当边轮一般较窄，多数边轮内还有副线圈，只有个别不设。另外，偶而也有一种不分内外圈的轮辐纹的圆形瓦当，但为数极少。总起来看，战国秦的圆形瓦当的纹样，其特点是时间越晚，纹样布局表现得越疏简。

秦代的圆形瓦当，其中图象瓦当日趋减少，有鱼纹、麋鹿纹、夔龙纹等，而植物纹瓦当更是寥寥无几，大量的是图案纹样瓦当，主要的还是羊角形云纹、单云纹、双云纹、蘑菇形云纹、连云纹等等，可见其仍承袭战国晚期秦的风格。此时作为界格的线，或单线，或双线，

也有个别的是绳索状的。双线贯通内圈，则是“井”字形界格瓦当的滥觞。秦始皇陵和阿房宫离宫村遗址所出的夔纹巨型半圆形瓦当，是此期瓦当中的佼佼者，著称于世，用途当施用于屋脊之上。

西汉圆形瓦当的主要纹饰依然是各类云纹，图象圆形瓦当，有以四神为题材的。在茂陵陵区内曾出土过四神图象的砖，由此可以断定四神圆形瓦当应当是西汉中期时的产物。淳化县甘泉宫遗址所出的龟蛇雁图象瓦当和蟾蜍玉兔图象瓦当是西汉中期瓦当中的珍品，十分罕见。

（五）文 字

文字圆形瓦当始于汉，已发现者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当，“永受嘉福”当，“千秋利君”当，“羽阳千岁”当等。文字圆形瓦当的兴起，开创了我国瓦当发展史上一个题材更加广泛、内容更为丰富的新时期。

如果说秦汉半圆形和圆形瓦当的图案（尤其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卷云纹）其表现形式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具有文字的圆形瓦当则把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美的愿望，充分融合到建筑艺术之中了。综观西汉文字圆形瓦当，其文字内容除吉祥语外，大部分与具体的建筑物，如宫殿、官署、庄宅、祠墓等有关。不过，有些宫殿建筑所用的圆形瓦当中的文字，如“长乐未央”，既施用于宫殿建筑，也施用于他类建筑，意在取其吉祥。

圆形瓦当中的吉语类文字，大都反映了当时人们最美好的愿望。如汉初有“千秋万岁与天毋极”、“汉并天下”等文字瓦当。西汉中期及其以后则出现“富贵延年”、“延年益寿”、“延年万岁”、“延寿长久”、“延寿万岁常与天久昌”、“长生未央”、“长乐未央”、“长乐万岁”、“千秋万世”、“千秋万岁”、“长生无极”、“常生无极”、“与天毋极”、“与地无极”、“与华无极”、“与华相宜”、“大富”、“永保富贵”、“休（永）千宜富贵”、“富贵毋央”、“富贵万岁”、“八风寿存当”、“永奉无疆”、“亿年无疆”、“永受嘉福”、“利昌未央”、“大宜子孙”、“永保国昌（阜）”、“长生吉利”、“长乐未央延年永寿昌”、“时序□□”、“□监□幸”、“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加气始降”、“道德顺序”、“屯泽流施”、“光轮由宇”、“流远屯美”、“六畜蕃息”、“百万石仓”等文字瓦当。这些文字瓦当，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意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生息繁衍、太平安宁、康乐富贵、祥瑞长寿等意愿。

施用于宫殿建筑物上的文字瓦当，出于凤翔雍城遗址的有“年宫”、“薪年宫当”、“襄泉宫当”、“械阳”等。“甘林”瓦当出于淳化县甘泉宫遗址。“兰池宫当”出于咸阳秦都遗址。“羽阳万岁”、“羽

阳千岁”、“羽阳千秋”等瓦当，出于宝鸡火车站附近。“鼎胡延寿官”瓦当出于蓝田县。“齐一官当”、“齐园官当”、“齐园”瓦当，出于咸阳长陵陵邑范围内。

施于官署建筑的，有“右将”瓦当，为左、右中郎将官署用瓦，《汉书·百官公卿表》曾云：郎中属官有左右中郎将。“右空”两字乃“右司空”之省文。“都司空瓦”，多出于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宗正属官有都司空，此应为都司空官廨所用之瓦。“宗正官当”亦多出于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汉书·高帝纪》云：“七年二月置宗正官”，此应为宗正官廨用瓦。“左弋”多出于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属官有左弋，此应为左弋官廨用瓦。“上林”瓦当，《汉书·杨雄传》云：“武帝广开上林，周袤数百里”，则此瓦当应为汉上林建筑用瓦。“上林农官”，《史记·平准书》云：“水衡主上林，水衡太农太仆各置农官”，此应为上林农官廨用瓦。“卫”字瓦当，出于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和淳化县甘泉宫遗址。

施于仓庾的文字瓦当，有“华仓”、“京师仓当”、“京师庾当”、“吴君舍当”等，出于渭南华阴县础峪公社段家城、王家城北的瓦窑梁上，当为西汉京师漕运粮仓建筑物所用瓦当。

施于住宅上的文字瓦当，有“李”、“马氏殿当”、“杨氏”等。施于陵墓者，有“长陵东当”、“长陵西当”、“长陵西神”瓦当，皆出于汉高祖、吕后陵园。还有“殷氏冢当”、“巨杨冢当”、“冢上大当”、“冢上”、“冢当万岁”、“冢上瑞鸟”等文字瓦当。总之，文字瓦当之多，不胜枚举。

三 瓦当艺术

陕西出土周、秦、汉时期的瓦当，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起用于西周中期的宫室建筑，形状只有半圆形的一种。圆形瓦当晚至战国秦才始出现，至西汉中期以后，半圆形瓦当被逐渐淘汰，普遍使用圆形瓦当。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奴隶社会时的那种事奉鬼神的思想逐渐淡薄，现实中人的地位愈益提高。反映在美术上，一种新的美术思潮产生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脱颖而出。艺术作品无论从内容或表现形式上，一变商、周初时期以来的那种沉闷气氛和呆滞僵化的形式，将注意力完全倾注到现实生活之中，尽力表现现实生活的理想。自春秋秦、战国秦直至秦统一，具有各种图象、图案和文字的瓦当，就是在这种新的审美观念影响下逐步丰富、发展起来的。

西周中期的半圆形瓦当，虽以素面居多，但也出现了重环纹和简朴的绳纹。到了战国秦早期，半圆形瓦当的装饰纹样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动植物纹的图象，但始终不及东方诸国的发达。一俟战国秦产生圆形瓦当之后，其图象和图案纹样立时改变了半圆形瓦当的那种简朴风格，图象瓦当尤其发达，题材也更趋广泛，动植物图象兼而有之。这些图象，主题鲜明，表现手法新颖，仪态万千。其中图象化的圆形瓦当以麋鹿、双獾、四兽、犬、虎、龟、蛇、蟾蜍最为繁多；禽鸟类有夔凤、凤、鸟、雁等；植物类有树纹、叶纹、花瓣纹等。偶而也出现个别的人物和房屋形象。其实图象也是一种图案装饰，不过因它描绘的对象比较写实，形象逼真，赋予人们更浓厚的生活气息。

从春秋秦到战国秦的图象瓦当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动物图象瓦当，艺术匠师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表现手法是变化多端的写实手法，例如将动物形象进行适当的剪裁，进行艺术加工，使动物形体均表现为S形的粗轮廓的单耳双腿侧面像，体态显得极其优美矫健，动感强烈。雍城遗址出土的战国秦麋鹿纹瓦当、奔虎逐雁瓦当、猎人斗兽瓦当等都是这种表现手法的代表作品。这种艺术手法，表现虽然简明扼要，但给人一种浓厚的艺术感染力。前述的麋鹿纹瓦当，既突出显露鹿的机灵性格，又夸张了鹿的善跑本领，无形中将人们引入了大自然的心旷神怡之中。再如，猎人斗兽瓦当，表现手法简练，兽完全以粗轮廓表现，而人的头足虽说夸张，身躯和四肢却以细线条表现，一粗一细，处理恰到好处。而在画面的布局上，刺兽猎人填补在兽足下方的空处，顿时增添了整幅画面的立体感，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猎人斗兽瓦当，是一件以粗轮廓表现与线条表现相结合的代表作品。写实手法，在以植物为题材的瓦当中也表现得十分显著。

图案纹样是图象的一种变化和发展，是某些图象更加抽象、更加概括的产物。

从战国秦中晚期经由秦发达起来的云纹，到西汉中期已成了一种定型花纹。云纹的发展过程，是图象向图案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写实手法向写意手法发展的过程。艺术大师们大胆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不断变换云纹的形状和云纹的位置，使瓦当画面纹饰的疏与密、面与线的布局，流畅而统一，平衡而协调，明快而洗练，产生了沁入心肺的艺术效果。更引人注目的是战国秦瓦当，艺术师们还创造了前代极少见的表现手法，即在瓦当纹样中使用辐射、回旋、转换等结构形式，不是使图案画面的花纹处于左右旋动之中，就是互相转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花纹单元，充分利用线条的流畅性和明快感来表现整体画面的空间美。几何形纹样虽说只是填补瓦当内圈起陪衬协调作用，却使整个圆形瓦当画面得以千变万化，形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一种视觉上的美。

秦末汉初文字瓦当兴起，随后逐渐增多。文字虽然主要是表意的，可一旦用于瓦当上，则又构成引人入胜的装饰美。秦汉瓦当的文字，以小篆为主，兼及隶字，但也间杂少数鸟虫书体。在小篆中，还有屈曲缠绕、绸缪多姿的缪篆。据吴清卿统计，关中所出瓦当的小篆体文字，约有一百二十种不同体，可谓壮观。汉字除象形之外，还具有形声、会意的成分，也具有抽象的意义和功能。所谓书画同源，若从艺术角度想去，其最本质的就是体现在线条的刚柔、方圆、曲直、粗细、疏密、长短、锐钝、倚正的变换和和谐统一方面，在结体的对比变化和完整统一中表现出节奏感和韵律感，或则磅礴雄壮，或则敦厚古朴，或则凌厉刚健，或则流畅优美。所以，装饰在秦汉瓦当上的文字，不仅仅只是作为表意的象征符号，同时还作为一种艺术美而出现。故而，艺师们不但注意了字体的体形，而且还意识到文字位置的安排与组合，通过精心设计，完美地体现出书画同源的艺术生命力。

秦汉瓦当上的文字有多至十二字者，西汉瓦当上的文字则以一字、二字、四字者居多，也有六字或与其他图案相结合者。结构形式有一字居中者，有二字左右分置者，有四字等分者，也有在内圈与边轮之间饰文者，等等。西汉时期瓦当上的文字，体势舒展，笔体刚柔兼备，方中带圆，以直配曲，一气呵成，气魄雄伟。文字瓦当既是当时建筑上的实用品，也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

在秦汉的图象、图案和文字瓦当中，不乏至善至美的精品，其艺术技巧上的成就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秦汉时期绘画和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度水平。

周、秦、汉瓦当艺术，不愧是我国古代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主要参考文献

-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考古发掘队：《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 ② 林直寸：《陕西扶风黄堆乡发现周瓦》，《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考古发掘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沔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
- ④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岐山工作队：《陕西岐山礼村附近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资料丛刊》第2期（1978年）。
- ⑤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
- ⑥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察》，《考古》1963年第8期。
- ⑦ 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第2期。
- ⑧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县春秋秦固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 ⑨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春秋秦一号建筑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 ⑩ 留明恒、赵丛苍、王保平：《凤翔雍城出土的秦汉瓦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 ⑪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 ⑫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 ⑬ 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 ⑮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第6期。
- ⑯ 张旭：《秦瓦当艺术》，《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 ⑰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 ⑱ 马建熙撰文、李森等摄影：《秦都宫殿遗址的发掘》，《人民画报》1982年第6期。
- ⑲ 陕西省文管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 ⑳ 陕西省临潼县文化馆：《秦始皇陵附近新发现的文物》，《文物》1973年第5期。
- ㉑ 赵康民：《秦始皇陵新出土的瓦当》，《文物》1974年第12期。
- ㉒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 ㉓ 秦俑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 ㉔ 秦俑考古队：《临潼县陈家沟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 ㉕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 ㉖ 赵康民：《西安洪庆堡出土汉慈儒乡遗物》，《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 ㉗ 李启良：《陕西安康地区出土秦汉瓦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 ㉘ 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 ㉙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 ㉚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 ㉛ 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 ㉜ 王丕忠：《汉长陵附近出土的秦汉瓦当》，《文物资料丛刊》第6期（1982年）。
- ㉝ 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 ㉞ 王志杰：《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第7期。
- ㉟ 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 ㊱ 李宏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 ㊲ 陕西省博物馆：《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64年。
- ㊳ 马建熙：《秦都咸阳瓦当》，《文物》1976年第11期。
- ㊴ 徐锡台、孙德润：《凤翔县发现“年宫”与“械”字的瓦当》，《文物》1983年第5期。
- ㊵ 孙德润、毛富玉：《秦都咸阳出土陶文释读小议》，《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 ㊶ 袁仲一、程学华：《秦代中央官署制陶业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 ㊷ 袁仲一：《秦民营制陶作坊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 ㊸ 袁仲一、程学华：《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地出土瓦文》，《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
- ㊹ 刘莉：《战国秦动物纹瓦当的艺术渊源》，《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
- ㊺ 华非：《中国古代瓦当》，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